

1684311

(清)余懷著

板橋筆記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版稿雜記

(清)余懷著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

板桥杂记

(清)余 怀

□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通县印刷总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2.625印张 2插图 38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500册

ISBN 7—5399—0030—9/I·33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30 定价：0.85元

责任编辑 卞宁坚

秦莊魚沼

在府城南
二里秦時
有城郭此
大江可通
糧草舟車
時曰枕梁
溪枕梁渡
江不用舟
可避其地
其水之源
二出自古
華山一出
涼水溪山
漢主書



柳如是

如是秦淮名妓也。慧僧工以脂色藝。一時期虞山錢謙益相得甚歡。題花伴柳。始無虛日。錢於柳不字。凡有題識。多書柳字。英人丘揚之為柳夫人子。自以爲宗。柳幼而錢以爲不字。凡



青蓮為口。皆現。除其間。茶藝。以柳中。使刺血書。拉時。意足。指那。蘇古。難而。自。能於。錢側。開。始。解。錢。子。款。之。其。以。此。體。英。人。嘉。其。志。作。詩。美。之。

板 桥 杂 记

板桥杂记序

或问余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，何为而作也？”余应之曰：“有为之作也！”或者又曰：“一代之兴衰，千秋之感慨，其可歌可录者何限？而子惟狭邪之是述，艳冶之是传，不已荒乎！”余乃听然而笑曰：“此即一代之兴衰，千秋之感慨所系也！金陵古称佳丽之地，衣冠文物，盛于江南，文采风流，甲于海内，白下青溪，桃叶团扇，其为艳冶也多矣。洪武初年，建十六楼以处官妓，淡烟轻粉，重译来宾，称一时之盛事。自时厥后，或废或存，迨至百年之久，而古迹浸湮，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。南市者卑屑所居，珠市者间

有殊色。若旧院则南曲名姬、上厅行首皆在焉，余生也晚，不及见南部之烟花，宜春之子弟，而犹幸少长承平之世，偶为北里之游，长板桥边，一吟一咏，顾盼自雄，所作歌诗，传诵诸姬之口，楚润相看，态媚互引，余亦自诩为平安社书记也。鼎革以来，时移物换，十年旧梦，依约扬州，一片欢场，鞠为茂草，红牙碧串，妙舞清歌，不可得而闻也；洞房绮疏，湘帘绣幕，不可得而见也；名花瑶草，锦瑟犀毗，不可得而赏也；间亦过之，蒿藜满眼，楼馆劫灰，美人尘土，盛衰感慨，岂复有过此者乎？郁志未伸，俄逢丧乱，静思陈事，返念无因，聊记见闻，用编汗简，效东京梦华之录，标崖公蚬斗之名，岂徒狭邪之是述，艳冶之是传也哉？”客跃然而起曰：“如此则不可以不记。”于是作《板桥杂记》。

题板桥杂记

余子曼翁以所著《板桥杂记》示予为序，予间阅之：大抵《北里志》、《平康记》之流，南部烟花，宛然在目，见者靡不艳之；然未及百年，美人黄土矣！回首梦华，可胜慨哉！或曰：“曼翁少年，近于青楼薄幸，老来弄墨，兴复不浅；子方洗心学道，何为案头著阿堵物？”予笑曰：“昔明道眼前有妓，心中无妓，伊川眼前无妓，心中有妓，以定二程优劣；今曼翁纸上有妓，而艮翁笔下故无妓也。何伤乎一序之！”长洲尤侗

板桥杂记闲评

嚶嚶子

人可以不死乎？曰可，埃及有木乃伊术，可使形骸千祀如生；又或以蜡，以铜，以石象人，能乱真。——此乃面目也，肢体也，服装也，非人也。有画工焉：执一人而临之，能令人见之如见其人，其斯可以不死乎？曰此不过画中人耳！非其人之真也。人之至尊无上之一物，为地水火风诸煞万劫之所不能销毁者，惟何？恍兮忽兮，望之不见其首，临之不见其后，无以名之，名之曰“精神”：——精神犹车也，文章犹轮也；载精神以游行于逍遥无垠之表，上九天下九泉而无窒碍者，其惟文章乎。苏东

坡曰：“意行无车马，倏忽略九州。”差足道精神与文章之妙。

近世文化日进，遂有研求不死术者，窃谓可不必也。人之欲望，无尽者也，使不死，长阅人世之事故，拂意之事既多，自杀之风必盛；而机械百出，杀人之术亦必日工，攘攘斯世，无休息之一日，恐哲人处此，当有叹求死不得者！蒲留仙曰：“情之所钟，本愿长死，不乐生也。”廖廖子曰：“吾道自有不死药，何事旁求？古今不死药惟八斗，苍颉得其三，子长得其二，曼翁得其二，仅余一斗，散布人间；慧业文人，得其一勺半握，仅以自乐，不肯施人；其悲天悯人，起死人而骨肉之，令重泉之下，承阳气复活，张颐鼓掌，与千载下人揖让进退，起坐谈笑者，惟子长与我曼翁耳。”

汤卿谋曰：“吾人当具三副

眼泪，一副哭天下事不可为；一副哭天下沦落不偶佳人；……”其一则余忘之矣。嚶嚶子曰：“文章之妙，笔墨之外，不可无泪，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，余读之辄昏昏欲睡；若屈原《天问》、《山鬼》，李贺之“秋坟鬼唱”，文山之《正气歌》，谢皋羽之《冬青引》，皆以泪胜。”嚶嚶子又曰：“余平生最爱读有泪文字，自今发大愿，欲集古今有泪文字，评鹭而刊布之，普天下有眼泪人，拭目俟之可也。”

文章之难，作史为难。而史之中，书志非难，列传为难；曼翁则并臻其妙。

史之作有以例起者，有以变起者；——以例起者，事必师古，准绳是循；以变起者，则世为之，《板桥杂记》之为《板桥杂记》，庄生所谓“有大力者负之以趋，”曼翁不得而主之也。

《本事诗》始于唐孟棻，乃诗格之具史裁者；《板桥杂记》分读之，一《本事诗》也。

传美人难于传英雄，——英雄事业，如印板文字，易于点窜；美人之一笑一颦，一盼一睐，能倾堕城国，役使百灵。作者当搦管吮毫时，其精神已为美人之灵爽所摄，纵横卷舒，不能任意。——子长能传楚霸王，而不能传虞姬，非子长至此才尽，实子长至此胆怯也。江南词人吴文璧女史永和咏虞姬云：“大王固英雄，姬亦奇女子，惜哉太史公，不纪美人死。”文璧惜太史公不纪虞姬之死；吾谓太史公至此目眙心悸，不特不能纪虞姬之死，并不能传虞姬之生也！

《板桥杂记》，曼翁之《春秋》也。据《春秋》胡《传》凡例，《春秋》之法，治奸恶者不以存没，必施其身；奖忠义者及

其子孙，远而不泯。曼翁于龚孝升则黜之，于童夫人则进之，纪玉耶婉容，并及杨龙友督师，纪葛嫩，不遗孙克咸参军，曼翁错综变化，犹此物此志也。

据胡《传》，《春秋》之文，有事同则词同者，因谓之例；有事同而词异者，则谓之变例。葛嫩与王月同一死，而予夺不同，读者当善审之。

《春秋》非世卿，曼翁进珠市妓以颀颀南曲，此物此志也。

程颐曰：“《春秋》一句即一事，是非便见于此，乃穷理之要，学者只观《春秋》，亦可以尽道矣。”吾于《板桥杂记》亦云。

寒支僧曰：“国殇如邱，子女出塞如陵。”《板桥杂记》之终于赵雪华，其有忧患乎？

孔子恶闻人，曼翁恶名士。

甲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情史

也。”乙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拗史也。”丙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刑书也。”丁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沧桑录也。”戊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群芳谱也。”己曰：“《板桥杂记》忠义传也。”嚶嚶子曰：“皆是也。皆非也。何则？《板桥杂记》非纸非笔非墨，非文字，非言语，玄之又玄：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嚶嚶子无以名之，名之曰‘众妙之门。’”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众香国中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孟夏傍晚，在海滨坐岸上小舟，借渔火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往箱根浴罢温泉，卧听泉声潺湲，于电灯下倚枕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雪夜，令一僮刺艇至西湖三潭印月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暮春修楔时，置酒西湖放鹤亭中，与数知心人聚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往焦山，登高塔，对大江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使十七八女郎，用白绢手临一过，召名工装潢成帙，于风清月白时展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得如《板桥杂记》中美人，如李香君、寇白门者共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春秋佳日，良朋雅集，爇名香，对名花倾国，坐广厦细旃层台复阁之内，酒半酣时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茅屋三间，腊梅二三枝，高出檐际，曝日时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严冬深夜，户阖人静时，开南窗，承月光读之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于春江花月夜，棹一小舟，载琴书茶酒纸笔墨，放棹秦淮，令曲中佳人，歌曼翁“江南好景本无多，只在晓风残月夜”之句后，随意读之。

读《板桥杂记》时，与钱蒙叟、吴梅村、王渔洋、龚孝升、杜茶村、朱竹垞、厉樊榭诸家诗集，及《西堂杂俎》、《湘中草》参阅，便觉意味深长。

读《板桥杂记》，如入华胥国，如散步桃花源，有庄周蝶梦之致。

《板桥杂记》中佳人，如葛嫩、寇白门、李香君，及遭难丽人宋惠湘、赵雪华等，并宜得如唐伯虎其人者，为之各画一像，并撰一赞题其上，或即以钱蒙叟、吴梅村、王渔洋、朱竹垞其他已未知名大家吟咏代之，亦佳。

《板桥杂记》，当与陈其年